

独立建国前后走入马来西亚华文学校的民国作家与 学人——以邢广生与黄逸梵、张荃、谢冰莹和 苏雪林为中心¹

Republican-Era Chinese Writers and Intellectuals in Malaysian Chinese Schools Before and After Independence: A Study of Xing Guangsheng, Huang Yifan, Zhang Quan, Xie Bingying, and Su Xuelin

伍燕翎^{*}
(NG Yean Leng)

摘要

二战结束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迅速复苏并蓬勃发展，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显示出华人社会对母语教育的高度重视。在战后教育体系重建与本土化进程中，一批民国时期的中国作家与学人南来，进入马来西亚华校任教，与本地教师建立良好的互动和融合关系，共同推动华文教育发展。本文以邢广生、黄逸梵、张荃、谢冰莹与苏雪林等人为中心，探讨这些外来知识分子在战后与建国前后所参与的教学实践、文化传承及知识生产，分析他们如何影响本地学生与华文教育理念，并揭示其在文化本土化与跨地域知识流动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外来与本土师资交汇的个案研究，本文试图勾勒战后马来西亚华文学校师资养成与教育模式建构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独立建国、华文学校、民国作家、邢广生

Abstract

Following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experienced a swift revival and dynamic growth, culminating in a complete system spanning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levels. This development reflected the Chinese community's strong commitment to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During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several Republic of China-era writers and intellectuals migrated to Malaysia and joined the Chinese schools as teachers. Focusing on figures

¹ 本文原为2024年6月27日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院主办“新纪元第一届‘中学老师的文学课堂’华文老师文学教学研讨和演绎观摩会”专题演讲稿整理修改而成。

^{*} 伍燕翎博士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与社会科学院院长。
电邮地址：yeaneleng.ng@newera.edu.my

such as Xing Guangsheng, Huang Yifan, Zhang Quan, Xie Bingying, and Su Xueli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ir pedagogical practices, cultural transmission efforts, and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before and after Malaya's independence. It analyzes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local teachers and the influence they had on students and educational values. By investig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foreign and local educator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formation of early teacher training pathways and the evolving educational philosophies, highlighting the cross-regional flow of knowledge that enriched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and culture.

Keywords: Independence, Malaysia Chinese Schools, Republican-Era Chinese Writers, Xing Guangsheng

前言

二战结束后，马来西亚各地的华文学校纷纷复办，战后重建，华校如浴火重生。面对社会经济的复苏与族群文化的延续需求，华校不仅迅速恢复，还展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各地华小与华文中学相继成立，学生人数逐年攀升，从1946年的约17万人增长至1957年的约39万人，充分反映了华文教育的广泛需求与华人社会对母语教育的坚定支持。²

1955年，南洋大学在新加坡正式成立，成为东南亚第一所由华人社会自主创办的大学，标志着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至此，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已形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为华人子弟提供了系统化的母语教育。这一完善体系的建立不仅奠定了华文教育的坚实基础，也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独树一帜。

马来西亚华校之所以能建立坚实的文化基础，离不开华文教师的奉献。他们在战后艰难环境中坚持母语教育，不仅推动华校迅速恢复与发展，也促进了华文文学、文化与知识分子的成长。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新式的华文学校已趋成熟，在文化传承、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华文教师正是这一体系的核心支柱，为华文教育的延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保障。

战前，马来西亚华校师资主要依赖中国输入。随着马来亚迈向自治与独立，华文教育逐步本土化，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本土教师。南洋大学正是为了达至此目标而创办。这段时期的各种教育政策，例如1951年《巴恩报告书》《1952年教育法令》、《1954年的67号教育白皮书》、1956年《拉萨报告书》和《1957年教育法令》，无不是落实马来亚化或本土化教育大方向。然而，本土师资的培养并非一蹴而就，这时期的华文学校仍需依赖部分外来教师的支援。在这一过程中，仍有外地教师进入华校，为华文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持。

二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剧变，东南亚迅速卷入冷战漩涡。与此同时，国共分裂导致一批现代文人和知识分子南渡，他们辗转台湾、香港，继而迁往马来亚，投入教育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外来与本地教师相互交流融合，共同推动本土华文教育的发展，逐步塑造出独特的文化传承格局。郑良树老师在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分析了当时学校的师资情况，他指出：“就地取材，培养师资，那么师资问题不但可

² 陈绿漪，1984，〈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载林水椽、骆静山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页283-325。

以迎刃而解，也可以使师资落地生根，同时另外一层意义就是可以使华教逐步摆脱‘中国文化’全面笼罩的局面，逐渐本地化。这一时期马来亚华校师资的来源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土产土制，一条是中国内地的舶来品，他们交替为马来亚提供适量的教员及校长。”³

本文聚焦于建国前后几位南来教师在华校的教学实践，及其与本地华文教师之间的互动交流，进而探讨他们对本地学生的影响与培养。通过梳理外来与本土师资的融合过程，揭示早期华文学校师资养成的路径，以及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教育理念与文化传承机制。

这类师资的交汇与互动，并非各自为政，而是相互融合、共同交流，使华文教育在扎根本土的同时，得以延续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这一跨地域的知识流动，不仅丰富了教育实践的内涵，也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化/文学的生成与演化奠定了深厚基础。

一、南来的高师班导师邢广生

二战结束后，百废待兴，早前南来的教师因战乱与政局动荡而断了门路，华校师资短缺问题日益严峻，师资培养迫在眉睫。为了缓解这一困境，英殖民政府于1946年推出“华校教师简易师训班”（“简师”），以期迅速补充华校的教学人力。然而，该训练班仅举办了两届，翌年停办，未能持续。除此之外，当局还开设了“教师训练课程”，授课时间安排在假期或周末，每期持续两至三年，试图通过灵活的培训方式培养本地师资，以缓解华校长期以来的人力不足问题。

在华文教育史上广为人知并影响深远的，则是英联邦政府于1948年在马来亚多个城市的华校设立的“华文高级师范班”（英文称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Chinese Senior Normal，简称“高师班”）。高师班为全日制师资培训课程，招生对象为通过政府初中三会考的毕业生，提供为期两年的系统性全职师训，以培养具备专业素养的华文教师。

最初，高师班附设于部分华文中学，其中檳城中华福建女校、霹雳实兆远南华中学、吉隆坡坤成女校和马六甲培风中学，均为首批开办此课程的学校。随着华文教育的发展，到1956年，全马已有16所学校设立高师班，为华校培养了大量本地师资。⁴在这股教育潮流中，邢广生（1925年—）老师亦投身其中，曾在吉隆坡坤成女子中学及州立学校的高师班担任讲师，为华文教育的发展贡献良多。

邢广生，1925年生于中国广州，毕业于四川大学教育系。1947年，年仅22岁的她随新婚丈夫远赴马来亚，投身华文教育事业，成为这一发展历程的见证与推动者。抵达马来亚后，她最初在吉隆坡坤成女校任教，教授初中二年级的历史与华文课。

两年后，坤成女校与州立学校相继设立高师班，邢广生受聘为高师班教育学讲师，致力于培养本地华文师资。1960年，随着高师班由日间师训学院取代，她继续担任华

³ 郑良树，1998，《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页327。

⁴ 蔡立豪主编，2017，《高师70周年纪念特刊》，雪兰莪：雪华高师同学会，页21。

文讲师，培养新一代华文教师。自此，她深耕杏坛33载，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⁵

1948年，雪兰莪教育局委托坤成女校创设高级师范班，专门招收初中会考成绩优异的女生，为华文小学培养合格女师资。至1973年，该班共培训逾两百人，许多毕业生日后留校执教。⁶坤成高师班不仅是马来亚最早专为华文小学培养女性教师的师训班，亦为本地女性开辟了接受系统教育培训的重要路径，具有里程碑意义。邢广生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致力于培育华文女师资，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并推动本地女性教师队伍的长期发展。

邢广生老师亦是州立学校的高师班导师。1949年初，为缓解华校师资短缺，英殖民政府在该校设立高师班，前后共开办五届，培养师资一百五十余人。⁷其中，几位著名的教育工作者如陆庭谕（1930-2020）⁸、汤利波（1931-2022）⁹、黄兼伦¹⁰夫妇，以及陈达真（1935-）¹¹等，皆来自邢广生门下。

据汤利波与黄兼伦回忆，他们当年同为州立高师班的同窗，至今仍对邢广生的教诲印象深刻：“邢广生是班上的教育概论和教育心理学导师。老师很严肃，不苟言笑。但讲起书来非常流畅，娓娓动听。”汤利波还提到：“有一堂课是学习批改作文，我批改出来的分数跟老师最接近，也许是这样，老师对我印象深刻。”¹²

高师班培养了马来西亚最早一批接受专业培训的本土华文教师，不仅缓解了当时华文教育的燃眉之急，更推动了本土华文师资的成长，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华文小学的主要师资来源，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邢广生曾如此评价高师班的成就：“我觉得高师班毕业的学生贡献很大。那时马来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一切都要重头做起。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这一批学生可说是华文教育的生力军。政府正式筹办师训学院以前，他们填补了师资的短缺。他们乐业、敬业，对华校的贡献很大”¹³

⁵ 关于邢广生的详细生平，可参阅萧依钊主编，2014，《杏坛芳草——永远的老师邢广生》，雪兰莪：祝福文化中心。

⁶ 参阅《坤一校史》：<https://www.kuencheng1.edu.my/2021/06/>（最后阅读时间：2025年3月30日）。

⁷ 参阅吉隆坡德威伸路州立国民型华文小学官网“历史回顾”：https://www2.davidson.edu.my/2009/04/blog-post_4411.html（最后阅读时间：2025年3月30日）。

⁸ 陆庭谕1952年在吉隆坡州立学校第三届高师班毕业后，开始执教至1990年，前后37年。

⁹ 汤利波出生于雪兰莪双溪比力，1952年毕业于吉隆坡州立学校第二届高级师范训练班后，展开34年的教学生涯。1966年升任校长后，先后于首都州立华小、南强华小及黎明华小掌校；1984年升任华校督学。

¹⁰ 黄兼伦同是吉隆坡州立学校第二届高级师范训练班毕业，原任教师。

¹¹ 陈达真博士于1955年第五届坤成高师班毕业。曾任华总文化部主任和坤成中学董事的陈达真说：“邢老师无论在学识、教学、言行举止上，都以优雅的状态、渊博的知识教导学生，深得学生敬爱。”参阅〈邢广生以学生为荣〉，载《东方Online》，2014年11月23日，<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14/11/23/43797>（最后阅读时间：2025年3月30日）。

¹² 〈与老师亦师亦姐的学生夫妻档〉，载《星洲日报·周刊专题》，2014年12月14日，页06。

¹³ 萧依钊主编，2014，《杏坛芳草——永远的老师邢广生》，雪兰莪：祝福文化中心，页66。

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高师班正式走入历史，政府改以日间师训学院（Day Training College）取而代之。邢广生继续受聘为吉隆坡日间师训学院华文组讲师，肩负起培养华校师资的重任。值得一提的是，日间师训学院曾成立华文学会，并积极举办各类活动。然而，由于活动频繁，引发马来学生自治会的不满，认为华文学会过于“中国化”。面对这一矛盾，邢广生主动与自治会沟通，耐心协调，最终化解了危机，维护了校内的和谐氛围。¹⁴

2019年，曾就读于该师训学院的学生编辑出版了纪念特刊《松柏下桃李芬芳》，以感念邢广生在1960至1980年间担任华文导师的贡献。她在这一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全国华文小学培养师资长达21年，总计超过千名华文教师曾受其教诲，为华文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深厚根基。¹⁵

2013年，邢广生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林水椽教授及马六甲培风中学前校长陈国华共同获颁第五届“沈慕羽教师奖”。不少年届高龄的门生撰文或亲自献上祝福，以表敬意。颁奖典礼上，主办方盛赞邢广生为“马来西亚第一代的华文师资培训讲师，是培训本国华文师资的拓荒人，更是重要的播种人，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华校生力军，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贡献良多。”¹⁶其桃李遍布全马，多位学生日后担任校长，其中包括李秋群¹⁷、彭忠良¹⁸、叶天送¹⁹、李金桦²⁰、陈丽珍²¹、陈清顺²²等人。当天，彭忠良更特意安排州立华小学生上台献花，向“校长的老师”致敬，展现出教育界“三代同堂”的感人画面，成为一时佳话。

二、邢广生与黄逸梵的相遇及其马华文教事业的启发

马来西亚华文学校长期秉持并传承中华文化传统，这一成就既得益于早期中国师资的引入，亦有赖于本土教师的持续接力与完善。前者奠定了文化根基，后者则在本土化环境中，使华文教育得以深植社会并持续繁荣。邢广生在独立建国前后，深度参与华校文化与教育的传承，影响深远。

关于邢广生与黄逸梵的交往，直至2014年，邢广生首次向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前总编辑萧依钊披露二人忘年之交的往事。邢广生早在1950年代即与黄逸梵结识，并持续通信往来，直至黄逸梵于1957年逝世。然而，邢广生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始终未曾知悉黄逸梵为作家张爱玲之母。直至晚年偶然阅读张爱玲传记，并在其中辨识出黄逸梵之相片，方始确认昔日旧识的真实身份。萧依钊主编并出版纪念文集《杏坛芳

¹⁴ 萧依钊主编，2014，《杏坛芳草——永远的老师邢广生》，雪兰莪：祝福文化中心，页54。

¹⁵ 〈为华小培育21届华文老师 学生出特刊谢邢广生〉，载《星洲日报》，2019年4月8日。

¹⁶ 〈第五届沈慕羽教师奖得奖人〉，2013年10月10日，载教总官网：<https://jiaozong.org.my/v3/index.php/resteacher-340/resteacher-402>（最后阅读时间：2025年3月20日）。

¹⁷ 1964年吉隆坡日间师训学院毕业，曾任侨南小学副校长。

¹⁸ 1976年吉隆坡日间师训学院毕业，曾任全国校长职工会总会长。

¹⁹ 1968年吉隆坡日间师训学院毕业，曾任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第一副校长。

²⁰ 1974年吉隆坡日间师训学院毕业，曾任马来西亚文化教育中心学校总协调。

²¹ 1975年吉隆坡日间师训学院毕业，曾任吉隆坡大同小学校长。

²² 1975年吉隆坡日间师训学院毕业，现任教总总务。

草——永远的老师邢广生》，系统整理邢广生的教学经历及其人际交游史，成为研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及中马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²³

2019年，新加坡《联合早报》派员再度采访邢广生，林方伟据此撰写〈传奇的传奇——张爱玲母亲黄逸梵 闺蜜邢广生忆述 张母最后的南洋岁月〉。文中首次系统整理并公布了邢广生与黄逸梵于1957年间往来的五封信函，内容涵括黄逸梵旅居英国期间的的生活境况、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图书馆事业的关心，以及通过二人之间私密深厚的情谊“私语张爱玲”。²⁴

黄逸梵，原名黄素琼，自号“逸梵”，取其英文名Yvonne的音译，²⁵出身名门，其祖父黄翼升曾与李鸿章一同在曾国藩麾下领兵。依照家族安排，黄逸梵原配婚于李鸿章外孙张志沂，后因不堪夫婿沉溺鸦片、嫖妓纳妾，遂决然“抛夫弃子”，随出国留学的小姑离家。此前，黄逸梵曾到访南洋。1939年，她随一位美国友人抵达新加坡，从事鳄鱼皮收购与皮件加工买卖；1941年底新加坡沦陷，该友人不幸死于炮火，黄逸梵随后短暂返沪。²⁶1948年，她再度南来，获南洋女中校长刘韵仙引荐，受聘于吉隆坡坤成女中教授手工课。时年51岁的黄逸梵，因同乡之谊与年幼28岁的邢广生结识，并迅速发展为深厚的忘年交。彼时，黄逸梵租居于旧巴生路一间小洋房，邢广生常至探访。黄逸梵所居之室，陈设多为颇具价值的古董文物，后随她旅英，并在其去世后辗转运抵美国张爱玲寓所。²⁷

黄逸梵在坤成任教期间，亦常与邢广生相约看电影，并倾诉往昔情事，她也跟邢广生分享曾经的法国情人或已在二战中战死沙场。²⁸“黄逸梵在马来亚停留的时间不长”“她听闻英国拥有良好的福利制度，遂决定启程前往伦敦”“邢广生曾试图挽留黄逸梵，终究未能留住这位漂泊多年的女性知己。”²⁹

²³ 萧依钊主编，2014，《杏坛芳草——永远的老师邢广生》，雪兰莪：祝福文化中心。

²⁴ 林方伟，〈传奇的传奇——张爱玲母亲黄逸梵 闺蜜邢广生忆述 张母最后的南洋岁月〉，载《联合早报》，2019年2月22日，网络版：<https://www.zaobao.com.sg/zlifestyle/culture/story/20190222-933946>（最后阅读时间：2015年4月1日）。

²⁵ 学者石曙萍曾考证黄逸梵晚年在伦敦的生活，指出她于1956年8月27日取得英国国籍。在英国档案馆所藏的入籍证书上，她的英文姓名为Yvonne Chang（张逸梵），曾用名为Yvonne Whang（黄逸梵）。参阅石曙萍：〈从女工到画家——张爱玲母亲晚年在伦敦〉，载<https://www.storm.mg/article/1566942>，2019年8月10日（最后阅读时间：2015年4月1日）。

²⁶ 1948年前，黄逸梵亦曾赴新加坡。其儿子张子静回忆，母亲当年曾偕一位美国男友同行：“1939年他们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搜集来自马来亚的鳄鱼皮，加工制造手袋、腰带等皮件出售。……四十多岁，长得英挺漂亮，名字好像叫维葛斯托夫……1941年底新加坡沦陷，我妈妈的男友死于炮火。”参阅张子静、季季，2005，《我的姐姐张爱玲》，台北：INK印刻出版公司，页25。

²⁷ “当时她坐船去英国，携带17个箱子的古董，邢广生见过那批古董。从张爱玲的传记中，邢广生才知道，这些她所见过价值不菲的古董瓷器，原来在黄逸梵于伦敦病逝后，全装进一口大木箱，飘洋过海运到张爱玲美国家中。”参阅江迅、袁玮婧，〈邢广生揭张爱玲母亲真貌〉，载《亚洲周刊》，第7期，2019年2月24日；网络版：<https://shorturl.at/m3QAP>（最后阅读时间：2024年4月1日）。

²⁸ 黄逸梵跟邢广生说战死沙场的是“法国情人”，跟其儿子讲述的不同。参阅萧依钊主编，2014，《杏坛芳草——永远的老师邢广生》，雪兰莪：祝福文化中心，页73。

²⁹ 萧依钊主编，2014，〈奇女子成忘年交——张爱玲之母黄逸梵〉，收录萧依钊主编，《杏坛芳草——永远的老师邢广生》，雪兰莪：祝福文化中心，页71-78。

通过林方伟所整理的五封信函，以及《亚洲周刊》记者江迅与袁玮婧赴槟采访，年届九4的邢广生详细讲述了她与黄逸梵交往的往事。采访显示，1957年邢广生婚后刚迁入新居诞下女儿婉华之际，黄逸梵在信中屡次表达关切，不仅亲切慰问，还就新居布置、育儿细节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展现了深厚的私人关怀与女性生活经验的传递。³⁰

这批书信往来始于1957年3月6日——即马来亚联合邦宣布即将独立之时，止于同年10月11日独立后不久。现择其要，节录信中内容，旨在凸显二人在建国初期的精神交往及其对邢广生在文教传承中的独特意义：

- i. “我有一部《故宫周刊》……如果你图书馆没有的话，将来我割爱卖给你，免得将来送给英国。……我只知道你在大会堂做事。王先生提过一句图书馆，后来容芬说邢先生的图书馆里有张爱玲的书，但是别的一点都不知道。”（第一封信：黄逸梵致邢广生，写于1957年3月6日）

——信中所指之图书馆，系指由马来亚民众图书馆协会（Malayan Public Library Association）于1955年3月31日创设的吉隆坡民众图书馆。馆址初设于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后于2006年更名为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彼时，民众图书馆在全国多地设立，旨在规范与引导社会公众的阅读取向，特别是限制左翼思想与出版物的传播。³¹

据信中所述，该馆已收藏张爱玲作品，显示出当时华文图书馆对当代文学的关注。邢广生在完成吉隆坡坤成学校的教学工作后，常至民众图书馆从事管理事务，退休后亦长期以义务身份参与馆务，历时数十载，堪称吉隆坡华文图书馆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黄逸梵在信中多次劝邢广生购藏具有文献价值之书籍，尽管此举或部分缘于其个人经济状况考量，但无意间亦对战后至建国初期华文图书馆藏书体系的充实与文化积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ii. “黄逸梵先生目前尚很衰弱，幸得其友人巴登夫人照料，请勿忧念。我是因为常常离开伦敦，未能遵嘱亲自照料黄先生，真是抱歉，但我定尽可能多去看她。病倒异乡是人生最苦事，不必您嘱咐，我也会尽晚辈之谊，常去致候。”（第二、三封信：黄逸梵致邢广生，黄兼博代笔，写于1957年7月29和30日，寄自黄兼博位于英国的住处）³²

³⁰ 江迅、袁玮婧，〈邢广生揭张爱玲母亲真貌〉，载《亚洲周刊》，第7期，2019年2月24日；网络版：<https://shorturl.at/m3QAP>（最后阅读时间：2024年4月1日）。

³¹ 庄华兴，〈冷战时期的民众图书馆〉，载《当代评论》，2019年12月17日，<http://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19/12/17/1-226/>（最后阅读时间：2025年4月7日）。

³² 黄兼博（1929-2022）早年就读于吉隆坡坤成女子中学，并于1946年起在坤成小学任教达两年半。1957年，黄兼博获派赴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接受专业培训，正是在此期间与当时亦居伦敦的黄逸梵相识，并于黄逸梵罹病期间协助代笔书信。参阅张佩莉访，〈黄兼博最想铸留一个尽职母亲、慈爱祖母曾祖母的形象〉，载《星洲日报》，2021年4月16日。

——当时，黄逸梵已确诊罹患卵巢癌，入院治疗，病情日益恶化，已无力亲笔书信，遂由黄兼博代为执笔。黄兼博曾于1946年在吉隆坡坤成小学任教，历时两年半，后转赴广播界发展，日后被誉为“马来亚第一位女广播人”。1957年，黄兼博前往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接受专业培训，期间结识了同样旅居伦敦的黄逸梵，两人因志趣相投而建立起深厚友谊。

- iii. “还有一本弹词小说，是我儿时看的，叫《梦姻缘》（注：应是《梦影缘》），是1800年印的东西，是用中国纸印的，我很喜欢书中的插画，所以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虽然故事很荒唐，同时书已被虫咬了，但我想放在图书馆里是非常有价值的。我曾和黄先生（注：应是王宓文先生）说过想死后这些东西就贱价卖给英国的博物院，但此地能欣赏这种东西的人非常少，现在听温先生说你们那儿有图书馆的组织，会员那么多，我想别说卖，就是送给你们也比留在英国有价值。”（第四封信：黄逸梵致邢广生，1957年8月29日。）

——王宓文（1903–1972）为马来西亚著名教育家，曾任华校教师、政府华校视学官及独立华文中学校长，亦是知名学者王赓武之父。黄逸梵曾与王宓文商谈关于图书捐赠之事，显示她对吉隆坡民众图书馆作为本地华文公共文化空间的高度认同。其意欲将珍藏之《梦影缘》转赠图书馆，不仅反映出她对文献保存价值的敏锐意识，更寄寓了对邢广生多年投入图书馆事业的深厚信赖。信中提及“会员那么多”，亦侧面印证民众图书馆当时已具一定规模，拥有广泛读者基础。由此观之，邢广生在战后华人社会推动图书馆公共事业，已逐渐发挥出实质性影响。³³

- iv. “前几年我们曾派人到香港专门搜集绝版线装书。你的这些东西应该是我们用得着的。价钱方面，数目大的，我不能作主，不过，我会尽我的力量。要是我们不能全部买下，我会设法找人介绍给马来亚大学或南洋大学。”

“这样说来，爱玲是已动身来看你了。她是个很有天分的人，想来也应该感情很丰富。她写了不少的书，又编电影剧本，经济情形应该过得去。我还是从前的老想法，希望你跟她们在一起。”（第五封信：邢广生致黄逸梵，1957年9月1日）

——这是一封邢广生未来得及寄出的信函。从信中可见，在黄逸梵鼓励下，邢广生积极投身于马来西亚华人文教事业。她提及图书馆曾专派人员前往香港搜求绝版线装书，显示出对文献资源的高度重视，并希望将黄逸梵收藏的珍贵图籍纳入吉隆坡民众图书馆系统，如若条件不允，则拟推荐予马来亚大学或南洋大学收藏，意在拓展本地华文高等教育与研究资源。这一举措反映出邢广生以多重渠道推动华文文化积累的努力，其关注焦点已超越基础教育，扩展至战后建国初期华人社会的高等学术建设。

³³ 图书馆初创时期，馆藏已有四万册。参阅李亚邀访，2018，〈邢广生话当年：民众图书馆的发展历程〉，载《林连玉纪念馆通讯》，页21-25。

三、邢广生与民国作家张荃、谢冰莹及苏雪林的交往及其与马华文学场域的连接

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后，随着两岸政治局势的剧烈变动以及冷战格局的成形，不少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开始南迁，流寓至东南亚各地。与此同时，马来亚正处于战后复兴与建国筹备的关键阶段，华文教育体系逐步恢复生机，南洋大学亦初现雏形。由于社会氛围相对开放，且对华文教育持高度期许，马来亚成为诸多流寓文人理想的落地之地。这批兼具学养与理想主义精神的南来作家与学者，不仅丰富了本地的教育资源与文化内涵，也在文化认同与知识建构的层面上，重新界定了马来亚华人社会的文化面貌。

邢广生与民国作家谢冰莹、张荃及苏雪林等人的交往，正是这一历史脉络中的典型个案。通过其与几位女性文人的深厚交流与合作，不仅反映出战后初期马来亚与中国大陆断裂后所重新建立的文化连结，也彰显出跨地域文教网络在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中的关键作用。根据萧依钊主编的《杏坛芳草——永远的老师邢广生》一书记载，邢广生是透过古典诗词家张荃，得以与谢冰莹建立起深厚的联系。³⁴

张荃与其丈夫陈恺于1951年自台湾南来马来亚，初抵柔佛麻坡，任教于中化中学，其后辗转至怡保霹雳女子中学、吉隆坡尊孔中学，最终受聘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³⁵

1959年，因罹患溶血病，病逝于吉隆坡，时值马来亚甫获独立，华文教育体系尚处于重建初期。作为南来文教群体的重要一员，张荃与多位同侪共同构成战后马来亚知识资源的重要支柱，对本地青年的文化启蒙与华文教育的发展发挥了深远影响。

根据李锦宗的地域归类，张荃被视为“雪隆潮籍作家”。其祖籍广东揭阳，1911年出生于北平，成长于书香门第。外祖父姚梓芳为桐城派古文名家，自幼耳濡目染，7岁随其游学于京沪，奠定了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张荃求学期间曾师从词学大师夏承焘，深受其文风熏陶，后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即今日浙江大学前身）国文系。毕业后曾执教于浙江甬江女子中学，亦曾返母校之江大学及厦门大学担任讲师。1946年，她转赴台湾，先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及台湾师范大学，职衔为副教授。³⁶

³⁴ 谢冰莹在〈哭张荃〉一文也说道：“寒假，我特地去吉隆坡看荃，她介绍邢广生、陈淑贞两位好友和我认识，我们一年至少有一次见面，多半是外子开车去，有时也坐火车。我和邢、陈两位一见如故……”详见谢冰莹，1990，〈哭张荃〉，收入张荃著、李焕明编，《张荃诗文集》，台北：张克仁，页399。

³⁵ 张荃于1959年辞世，因此此处所提及的“马大中文系”，应为今日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该系创设于1953年，当时新加坡与马来亚尚未分治，校名亦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自然称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此外，据张荃弟子李云溪回忆，恩师病逝于吉隆坡后，其遗留下的诗词与文稿，由其夫婿陈恺转交予时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贺光中教授，以便编辑出版。详见张荃著、李云溪编，2008，《中国女文学家的故事》，柔佛：李云溪，页143。

另据“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系史网站”记载：“马来亚大学设立中文系并于10月正式开课。贺光中博士被委任为代理主任。贺博士出生于北京，曾任教于南京金陵大学、香港大学中文系等处，此前在澳洲国立图书馆任职。”参见：<https://shorturl.at/Zvlq5>（最后访问时间：2025年4月23日）。

³⁶ 张荃生平可参考张荃，1990，〈张荃小传〉，收入张荃著、李焕明编，《张荃诗文集》，台北：张克仁，页26-28；李锦宗，2018，〈雪隆潮籍作家〉，收入林玉蓉编，《心祭——李锦宗纪念文集》，霹雳：怡保观音堂法雨出版小组，页230；张荃著、李云溪编，2008，《中国女文学家的故事》，柔佛：李云溪。

1951年南来后，张荃首先于麻坡中化中学任教，并于1953年前后迁居吉隆坡，转入尊孔中学继续从事教学工作。据《杏坛芳草——永远的老师邢广生》所载，1955年她在尊孔任教期间，曾与高二学生合影留念。编者萧依钊指出，张荃教学极为认真，深受学生爱戴，“校长余思庆和林连玉老师极为欣赏她”。书中亦辑有其致邢广生的信函，提及其病情日渐加剧，需频繁输血止血，唯靠“拼命吃维他命C，每天三十粒以上”，以支撑教学之需。³⁷已故历史学者李业霖亦忆述，1955年尊孔中学毕业前，曾蒙张荃老师鼓励继续升学，此事对其后来的学术道路影响深远。³⁸

除教学工作外，张荃亦从事文学创作，惟以马来西亚为背景者寥寥可数。《彭亨山中杂写四篇》乃其中少数，堪称马华散文佳作。她于马来西亚山林间度过一个月的休假时光，以沉稳细腻的笔触记录山居所见所感。四篇散文——〈山中的生活〉〈山里的芭蕉〉〈凭吊都拉〉与〈眼睛的光芒〉——既呈现了马华地志的自然书写，亦观照华人史的文化底蕴。

这里（金矿公司）有无穷宝藏将靠他们去发掘；这里消蚀着工人们
的劳力和血汗。而这车笛，便是他们唯一的警钟，它赶走雾露，抚慰着他们
的身心，提起他们的精神，去从事工作……³⁹

他们全是善良的百姓，只求靠自己的双手换来生存。他们是奉公守法的，
是刻苦耐劳的。希望的只是父母妻儿的安居乐业，过着宁静的生活，土地
便是他们稳固的根。一株一株的树胶，天天流着乳白浆便是他们衣食的来
源。但是世界变了，这一切全都毁了。当附近的不幸发生后（马来亚总督被
刺），他们年纪大些的有许多已预感到这是不祥的征兆……现在他们离家
弃宅，被集中在一个保护区；失去自由，失去财产。那几代忠厚和辛劳的积
蓄，一间店铺，或是几十英亩的树胶，全都完了，而却坐着吃那不用劳力而
得来的带着侮辱性的配给粮食，过着黑暗的日子。⁴⁰

张荃旅居马来亚的数年，正值战后重建时期，亲历华人社会于动荡中重塑秩序的过程。她不仅观察到矿业与种植园劳工的辛勤与坚韧，更切身感受到紧急状态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与集体创伤。张荃以一位“域外写作人”的视角，以文学之笔介入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变迁，留下独特的时代书写。

张荃所著《中国女文学家的故事》，源于其对中国妇女历史处境的深切体认。书中遴选卓文君、班昭、鱼玄机、李清照、柳如是、陈圆圆等代表性人物，藉以探讨才女在家国与性别之间的多重困境，体现其人文关怀与女性意识。其门生、麻坡中化中学

³⁷ 萧依钊主编，2014，《杏坛芳草——永远的老师邢广生》，雪兰莪：祝福文化中心，页84-85。

³⁸ 李业霖，2010，《读史与学文》，吉隆坡：红蜻蜓出版社，页17。

³⁹ 张荃，1990，〈彭亨山中杂写四篇〉，收入张荃著、李焕明编，《张荃诗文集》，台北：张克仁，页32。

⁴⁰ 张荃，1990，〈彭亨山中杂写四篇〉，收入张荃著、李焕明编，《张荃诗文集》，台北：张克仁，页35。

前校长李云溪回忆，张荃平日勤于写作与资料搜集，成稿后常由他誊录抄清。该书由李云溪主编，并获中化校友资助，于张荃逝世50周年时付梓出版，历经半世纪始得问世。⁴¹马华儿童文学作家马汉亦曾回忆，学生时期在居銮中化中学见张荃与其夫陈恺伉俪。陈教授地理，张荃则“深深地启发了学生们的文艺兴趣”。据其所述，《中国女文学家的故事》系张荃于1950年代口授，由学生笔录整理成稿，后由李云溪珍藏至2008年方才出版，弥足珍贵。⁴²

张荃于1959年辞世，其学术精神与教育理念在马华知识圈中持续受到推崇。其南来十年间的文化介入与教学实践，已构成战后马来亚华文教育体系建构中的重要环节。

谢冰莹比张荃年长五岁，二人早在1947年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共事，结下深厚情谊。1957年，谢冰莹应太平华联中学校长姚文训之邀南来，出任该校华文科主任。⁴³正是在此期间，张荃引荐邢广生与谢冰莹相识，使这位素来敬仰民国作家的本地学人得以与其建立长达四十余年的深厚情谊。未料翌年张荃因病早逝，谢、邢二人与其共处时光虽短，却从她们撰文追念其人，情感深挚可见一斑。⁴⁴这三位好友虽背景与经历不尽相同，却在交往中展现出深刻的精神共鸣，尤以谢冰莹与邢广生历经数十年的思想往还，映照出战后知识分子之间跨域而成的人文连结。

谢冰莹在太平任教期间，积极投身教学与文艺活动，对战后马来西亚华文文坛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57年抵马之后，她便通过小说与散文的持续投稿，与《蕉风》等刊物建立联系，初步介入马华文学场域。⁴⁵彼时，《蕉风》与《学生周报》并列为马华文坛的两大重镇，聚集了姚拓、白垚、黄崖、黄思骋等一批活跃作家。谢冰莹不仅持续为《蕉风》供稿，还应姚拓之邀，参加《学生周报》在福隆港举办的文艺营，并发表演讲。这一契机促使她与本地文坛核心群体建立直接联系，亦推动她重新投入小说创作，中篇小说《爱与恨》即诞生于此时期。

与此同时，谢冰莹在教学之余，以其人格魅力与文学热忱深刻影响了本地作家群体。马华小说家梁园即为其门生，而曾任教于怡保霹雳女子中学的散文家翠园也在〈摒

⁴¹ 张荃著、李云溪编，2008，《中国女文学家的故事》，柔佛：李云溪。

⁴² 马汉：〈记一段珍贵的师生情〉，载麻坡中化校友会双季刊会讯《香妃之友》，第2期，2009年1月15日，页6-7。

⁴³ 关于谢冰莹赴马任教的时间，学界尚存歧见，或谓为1957年，亦有资料指为1958年。据霹雳太平华联中学当时校刊所载“本校教职员一览表”记述，其“入校年月”为1958年1月，担任中文教师兼中文主任，时年53岁。参阅《太平华联中学高中第四届毕业纪念刊》，霹雳：太平华联，1960年，页27。

其他文章也可参考许文荣，2015，〈当正统中文遇到异言中文：谢冰莹与锺梅音的个案〉，载《兴大中文学报》，第38期，页201-213；翠园：〈太平湖畔的女兵——追忆谢冰莹教授〉，载《南洋商报·商余》，2002年8月29日。

⁴⁴ 谢冰莹，1990，〈哭张荃〉，收入李焕明编，《张荃诗文集》，台北：张克仁，页393-404；邢广生，1990，〈怀念〉，收入李焕明编，《张荃诗文集》，台北：张克仁，页406-407；伍燕翎：〈南洋大学李校友李云溪校长的老师——张荃〉，载《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25年4月29日。

⁴⁵ 李锦忠指出，谢冰莹在《蕉风》上共发表了18篇作品。她在该刊物的首篇发表为〈文竹〉，刊于《蕉风》第51期（1957年12月）。参阅张锦忠，2021，〈那阵风，吹向南方：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台湾女作家在《蕉风》——谨以此文纪念黄珏、黄美之姐妹〉，载《文讯》，第434期，台北：文讯杂志社。

除铅黛上雕鞍——记谢冰莹教授》一文中追述：“太平既有山有水，复有风光明媚的太平湖，加上这一位久已心仪的作家，差不多每一个的周末我和家人都驱车去太平与她畅晤。”⁴⁶由此可见，她不仅以作品影响华文文坛，更以实际行动塑造了马来西亚知识共同体的精神气质。

值得注意的是，谢冰莹南来，并非偶然，而是带有一种“文化召唤”的意味。她曾在为新加坡作家张逸萍的散文集《希望》所作序文中回忆，早在台湾师大任教期间，便因一位马来西亚学生撰写的〈太平湖之恋〉而对太平心驰神往：“那是一篇非常优美的小品文，真是如诗如画；我为这篇文章而陶醉，脑子里常常会出现太平湖的影子，后来我去太平华联中学执教，可以说，也与这篇文章有关。”⁴⁷此段记述不仅透露其赴马动因，更见其文学情缘与文化想象之间的深层关联。

谢冰莹离开太平前，将中篇小说《爱与恨》交由蕉风出版社出版。该作取材自她在校执教时的见闻，讲述一名中学生因女友变心酿成命案，最终自毁前程，并使母亲蒙受重创的悲剧故事。小说采用轻薄小开本，配以插图，形式活泼、流通性强，成功吸引读者目光。⁴⁸

1961年，谢冰莹返台后旋即出版《马来亚游记》，被学界视为“战后台湾第一部以马来亚为主题的游记”。⁴⁹书中多次描绘太平湖的自然风光，如写道：“太平湖的美是朴素的，宁静的，她和太平山像是一对孪生姐妹，不可分离。游太平湖最好的时候，是清晨、黄昏、月夜，和细雨濛濛的时候。”⁵⁰谢冰莹继张荃之后，再以文学笔触勾勒南洋地景，延续了域外作家的地景书写传统。

她亦细致记录马来西亚多元族群的文化生态，如〈马来亚侨胞的口语〉〈马来人的婚俗〉〈马来亚的华侨妇女〉〈印度人的结婚仪式〉〈诗一般的福隆岗〉等篇章，展现出跨地域、跨文化的细腻观察与人文关怀。

尽管谢冰莹在马来西亚仅停留三年，她在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影响却不可忽视。她与邢广生之间延续四十余年的深厚情谊，直至2000年谢冰莹去世，始终未曾中断。两人虽长期身处异地，仍保持书信往来，展现出战后一代知识分子跨越地域与时空的精神联结与文化共鸣。据《杏坛芳草——永远的老师邢广生》记载，谢冰莹曾于1964年致信邢广生，因右手受伤而改以左手书写：“这封信你最好保存，将来我往西天以后，你可常拿出来看，也只有你配接受我这封长信，哎，可怜我已写了三小时了！”尽管字迹潦草，却情意深切，可见两人在精神层面上的深厚托付。⁵¹

书信与日记曾是文人精神交流的重要方式，也是情谊维系的载体。邢广生与苏雪林的交往，正是由谢冰莹引荐而起，并通过通信逐渐加深。苏雪林比谢冰莹年长九岁，可视为其同时代之友人。1964年9月至1966年2月，苏雪林受聘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

⁴⁶ 翠园，〈摒除铅黛上雕鞍——记谢冰莹教授〉，载《南洋商报·商余》，1980年5月15日。

⁴⁷ 周逸萍，1969，《希望》，新加坡：国际出版社，页1。

⁴⁸ 谢冰莹，1960，《爱与恨》，吉隆坡：蕉风出版社。

⁴⁹ 罗秀美，2020，〈自我与南洋的相互定义——苏雪林、凌叔华、谢冰莹、孟瑶与鍾梅音的南洋行旅〉，载《台湾文学研究学报》，第30期，国立台湾文学馆，页249。

⁵⁰ 谢冰莹，1961，〈太平湖四景〉，收入谢冰莹，《马来亚游记》，台北：海潮音月刊出版社，页19。

⁵¹ 萧依钊主编，2014，《杏坛芳草——永远的老师邢广生》，雪兰莪：祝福文化中心，页92。

虽与谢冰莹在新马的停留时段错开，邢广生却因此得以结识这位心仪已久的学者作家。即便苏雪林于1966年离开南洋大学返台，两人与邢广生依旧保持书信往来，延续着跨越地域的精神联系与文学情谊。

尽管这些民国作家与学人在地时间有限，书信往来所构筑的精神交流，却深刻滋养了彼此的文学养成与文化连结。谢冰莹与邢广生长期通信，亦是她通往更广阔文化网络的引路人。

1964年，年近七旬的苏雪林自台湾成功大学请假，赴新加坡南洋大学执教，并在回忆录《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中〈赴星洲任教南大〉一章详记其在云南园一年半的生活与观察。当时中文系汇聚陈致平（琼瑶之父）、陈铁凡、杨光德、孟瑶等文友，堪称文学院中坚。⁵²她主讲《诗经》《孟子》，并主动请缨讲授《楚辞》，展现其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晚年的苏雪林虽以现代文学见称，实则长期致力于屈赋研究，返台后仍高龄执教，笔耕不辍。

她居于南大“彭亨楼”，邻近杨光德一家，雇有南洋女佣协助起居，自述“惬我心意”“我住过的屋子，只有苏州天赐庄和南大教职宿舍最惬我意。”此外，她亦感于南大的待遇优渥，不仅薪资远高于台湾，所余更足以接济大陆亲人，生活较以往宽裕。⁵³

抵新不久，她即构思寓言小说《观音禅院》。自1964年11月16日起，连续数日在日记中详述写作进展：“下午睡起，写《观音禅院》寓言小说……前二日文思蹇涩，意欲放弃，今日稍畅，写了不少，大节目已写出。”次日记道：“今日无课，撰写《观音禅院》……今日写唐玄奘与老院，谈取经宗旨，利用任公文，系全文最难写处，但难居居然通过。”11月18日则写：“今日续誊《观音禅院》……自昨日开始誊写以来，不但思想有了头绪，而且文思亦潮涌。傍晚写完，全文共八千余字，尚须仔细推敲，然后寄出。”⁵⁴此文后发表于1965年《蕉风》第148期。黄崖任《蕉风》主编时已与苏雪林相识，其文由黄崖主理刊出。惜乎苏雪林回台匆忙，将剪下的刊稿“竟把它当做废纸抛却了”。⁵⁵

在马期间，苏雪林应黄崖之邀，偕友人孟瑶北上怡保，游历三宝洞、太平、极乐寺及升旗山，并参与地方文教活动，担任研习营讲师，与多位文坛人士交流频繁。⁵⁶

由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选编的十五卷本《苏雪林日记》透露，苏雪林在南洋大学执教期间，已与吉隆坡的邢广生保持密切书信往来。自抵星之初，她便开始与马来西亚文教界的代表人物建立联系，尤以邢广生及《蕉风》主编黄崖为要。1965年1月15

⁵² 苏雪林，1991，《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页223。

⁵³ 苏雪林，1991，《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页223。

⁵⁴ 苏雪林著、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编，1999，《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四册，台南：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页286-287。

⁵⁵ 苏雪林，1991，《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页222。

⁵⁶ 苏雪林，1991，《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页218。关于苏雪林与谢冰莹在马来西亚的活动轨迹，罗秀美亦有深入探讨，值得进一步参照。可参考罗秀美，2020，〈自我与南洋的相互定义——苏雪林、凌叔华、谢冰莹、孟瑶与锺梅音的南洋行旅〉，载《台湾文学研究学报》，第30期，国立台湾文学馆，页237-298。

日，苏雪林在日记中写道：“今日阅报，不见昨日太平洋沉船报导，心中更为焦灼，写信予邢广生、黄崖，对邢谢其邀到其家过年之盛意……”⁵⁷其时初抵异地，百事待理，尤觉文友慰藉之可贵。

此后通信更趋频密。4月20日，日记写道：“广生将于十二月赴台，余若能与同行，可以减少寂寞，且在香港换机亦比较有照料。”⁵⁸同年9月21日，她又记下：“下午睡起，五时左右到陈致平夫人处，送她大月饼二枚。此乃邢广生所送，余不大喜爱甜食，近正闹胖，若吃甜则肌肉重量更负担不起矣，做木工。”⁵⁹由此见，这些细腻的生活片段不仅映照出两人情谊之深，也折射出邢广生作为文化中介的角色——她给予身在异乡的苏雪林以关照与陪伴，同时亦为其融入南洋文教网络搭建了重要桥梁。直至1999年，苏雪林于台南辞世，享寿102岁，而她与邢广生之间长年累积的书信与交往，成为承接早期马华文教事业的重要桥梁。

结语

战后至马来西亚独立建国，虽是一段长达十余年的过渡，华文教育与文学却从废墟中逐步复苏，重焕生机，进程令人欣慰。在这一关键转型期，华文学校的教育者肩负了承前启后的责任，为马华文学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受国际局势所驱动，尤其是冷战格局影响，部分中国作家南来短驻，虽为过客，却在本地文学史中留下深刻烙印。

这些民国作家学人通过教学、写作、讲演与出版，积极介入本地文化网络，与本土文教界建立深厚联系。在这其中，邢广生发挥了独特的桥梁作用。她不仅与谢冰莹、苏雪林等人保持长期书信往来，更通过精神交流与文化对话，延伸出跨地域、跨世代的人文连结。这些互动不仅丰富了她自身的文学视野，也对南来作家的创作带来在地性的触动与回响。

她与黄逸梵、张荃、谢冰莹和苏雪林女性之间的思想互通与情谊往还，体现了战后华文知识女性在文化建构中的深度参与。这些精神交汇不仅推动了马华文学的在地扎根，更加深了文化身份的认同，构筑起一座由教育延伸至文学的跨文化共同体。

参考文献

陈绿漪，1984，〈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载林水椽、骆静山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页283-325。

蔡立豪主编，2017，《高师70周年纪念特刊》，雪兰莪：雪华高师同学会，页21。

翠园，〈摒除铅黛上雕鞍——记谢冰莹教授〉，载《南洋商报·商余》，1980年5月15日。

⁵⁷ 苏雪林著、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编，1999，《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四册，台南：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页314。

⁵⁸ 苏雪林著、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编，1999，《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四册，台南：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页356。

⁵⁹ 苏雪林著、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编，1999，《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四册，台南：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页426。

- 翠园，〈太平湖畔的女兵——追忆谢冰莹教授〉，载《南洋商报·商余》，2002年8月29日。
- 〈第五届沈慕羽教师奖得奖人〉，教总官网：<https://jiaozong.org.my/v3/index.php/resteacher-340/resteacher-402>（最后阅读时间：2025年3月20日）。
- 〈吉隆坡德威伸路州立国民型华文小学官网“历史回顾”〉，https://www2.davidson.edu.my/2009/04/blog-post_4411.html（最后阅读时间：2025年3月30日）。
- 江迅、袁玮婧，2019年2月24日，〈邢广生揭张爱玲母亲真貌〉，载《亚洲周刊》，第7期，网络版：<https://shorturl.at/m3QAP>（最后阅读时间：2024年4月1日）。
- 《坤一校史》：<https://www.kuencheng1.edu.my/2021/06/>（最后阅读时间：2025年3月30日）。
- 罗秀美，2020年4月，〈自我与南洋的相互定义——苏雪林、凌叔华、谢冰莹、孟瑶与锺梅音的南洋行旅〉，载《台湾文学研究学报》，第30期，页237-298。
- 李锦宗，2018，〈雪隆潮籍作家〉，收入林玉蓉，《心祭——李锦宗纪念文集》，霹雳：怡保观音堂法雨出版小组，页230。
- 李亚邀访，2018，〈邢广生话当年：民众图书馆的发展历程〉，载《林连玉纪念馆通讯》，页21-25。
- 李业霖，2010，《读史与学文》，吉隆坡：红蜻蜓出版社，页17。
- 林方伟，〈传奇的传奇——张爱玲母亲黄逸梵 闺蜜邢广生忆述 张母最后的南洋岁月〉，载《联合早报》，2019年2月22日，网络版：<https://www.zaobao.com.sg/zlifestyle/culture/story20190222-933946>（最后阅读时间：2015年4月1日）。
- 马汉，2009年1月15日，〈记一段珍贵的师生情〉，载麻坡中化校友会双季刊会讯《香妃之友》，第2期，页6-7。
- 石曙萍，2019年8月10日，〈从女工到画家——张爱玲母亲晚年在伦敦〉，载<https://www.storm.mg/article/1566942>（最后阅读时间：2015年4月1日）。
- 苏雪林，1991，《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页218、222-223。
- 苏雪林著、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编，1999，《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四册，台南：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页314、356、426。
- 《太平华联中学高中第四届毕业纪念刊》，1960，霹雳：太平华联，页27。
- 〈为华小培育21届华文老师 学生出特刊谢邢广生〉，载《星洲日报》，2019年4月8日。
- 伍燕翎，〈南洋大学李校友李云溪校长的老师——张荃〉，载《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25年4月29日。
- 萧依钊主编，2014，《杏坛芳草——永远的老师邢广生》，雪兰莪：祝福文化中心，页71-78、92。
- 谢冰莹，1960，《爱与恨》，吉隆坡：蕉风出版社。
- 谢冰莹，1961，〈太平湖四景〉，收入谢冰莹，《马来亚游记》，台北：海潮音月刊出版社，页19。
- 谢冰莹，1990，〈哭张荃〉，收入李焕明编，《张荃诗文集》，台北：张克仁，页393-404。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系史网站〉，<https://shorturl.at/Zv1q5>（最后访问时间：2025年4月23日）。
- 邢广生，1990，〈怀念〉，收入张荃著、李焕明编，《张荃诗文集》，台北：张克仁，页406-407。
- 〈邢广生以学生为荣〉，载《东方Online》，2014年11月23日，<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14/11/23/43797>（最后阅读时间：2025年3月30日）。
- 许文荣，2015，〈当正统中文遇到异言中文：谢冰莹与锺梅音的个案〉，载《兴大中文学报》，第38期，页201-213。
- 〈与老师亦师亦姐的学生夫妻档〉，载《星洲日报·周刊专题》，2014年12月14日，页06。

张锦忠，2021，〈那阵风，吹向南方：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台湾女作家在《蕉风》——谨以此文纪念黄珏、黄美之姐妹〉，载《文讯》，第434期，台北：文讯杂志社。

张佩莉访，〈黄兼博 最想铸留一个尽职母亲、慈爱祖母曾祖母的形象〉，载《星洲日报》，2021年4月16日。

张荃著，1980，〈彭亨山中杂写四篇〉，收入张荃著、李焕明编，《张荃诗文集》，台北：张克仁。

张荃著，1980，〈张荃小传〉，收入张荃著、李焕明编，《张荃诗文集》，台北：张克仁，页26-28。

张荃著、李云溪编，2008，《中国女文学家的故事》，柔佛：李云溪。

张子静、季季，2005，《我的姐姐张爱玲》，台北：INK 印刻出版公司，页25。

郑良树，1998，《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页327。

周逸萍，1969，《希望》，新加坡：国际出版社，页1。

庄华兴，2019年12月17日，〈冷战时期的民众图书馆〉，载《当代评论》，<http://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19/12/17/1-226/>（最后阅读时间：2025年4月7日）。